

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
二

大禹謨

護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其

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舜典之未備者今文

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

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曰后克艱厥后臣克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

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

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

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

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

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

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

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

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

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

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
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
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
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
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
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

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
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
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
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
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
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
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
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
為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逆

是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反道者也惠迪
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
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
艱者以此而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終上文之意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
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
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先吁後戒

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禹曰於帝念哉。德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

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尤叙惟歌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益言儆戒之道禹

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

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

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

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

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

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

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

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

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

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

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

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

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

大六十八

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帝曰俞地平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

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帝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矣總率也舜自

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禹
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萬勇往力行之意種布
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

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
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

也茲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
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名言於口固在

於皐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皐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皐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

之攝位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

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

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

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

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

皋陶之美以勸勉之也以簡御衆以寬罰及弗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
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
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
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
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
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
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
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
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
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
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
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
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
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
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
所疑則常屈法以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
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
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
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
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

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帝曰俾予從欲以

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

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帝

曰來禹降水敝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

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水

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降水蓋

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

濫決溢涖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

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己不敢

以爲非己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

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

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不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不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

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

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

哉之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

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

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

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

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

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

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

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

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

帝曰毋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

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

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

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母者禁止其

辭言惟汝可以諸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

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

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

等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

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

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

有苗之君不循敎命汝徂征之征正也徂正其罪也會懲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

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
 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
 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
 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
 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
 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
 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
 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
 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
 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
 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
 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
 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
 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
 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

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

聽服也贊佐屈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曰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瞽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